

蘇洵評傳

曾枣庄著



蘇洵評傳

曾枣庄著

12062/60

版社

I206.2/20
DE34/26

苏 洵 评 传

曾 枣 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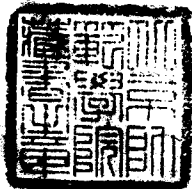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17619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917619

责任编辑 金成礼

封面设计 刘云泉

封面题字 毛钧光

苏 洵 评 传

曾 枣 庄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25插页2字数186千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500册

书号: 10118·644

定价: 0.77 元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	1
第二章	“年二十七始大发愤”	9
第三章	“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	20
第四章	“真王佐才”	29
第五章	“颇好言兵”	42
第六章	“出张公门下”	58
第七章	“名动京师”	64
第八章	“为《上皇帝书》一通”	75
第九章	“江上同舟诗满箧”	85
第十章	“知其才而不能用”	92
第十一章	“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98
第十二章	“丹旌俄惊返旧庐”	116
第十三章	“千载微言焕然可知”	121
第十四章	“有得乎吾心而言”	131
第十五章	“君之文博辩宏伟”	142
第十六章	“精深有味，语不徒发”	154
第十七章	“一时之杰，百世所宗”	165
附录:		
一、苏洵年谱		170
二、苏洵著述简介		251

第一章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

苏洵字明允^①，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年五十八岁。

关于苏洵的家世，拙作《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已作介绍，这里只对其父苏序作些补充，因为他对苏洵兄弟的教育颇有远见。苏序字仲先，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歿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他为人平易，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往，无论贵贱，都能曲躬尽敬。他表面上虽然同各种人都有交往，但并非没有是非；相反，他心中对人物的品评非常严格。他生活简朴，敝衣恶食，处之不耻。他出入乡里从不乘马，理由是：“有甚老于我而行者。吾乘马，无以见之。”他不

① 南宋以来多称苏洵号老泉，但老泉究竟为苏洵之号，还是苏轼之号，历来有争论。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云：“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莹有老翁泉，故云。”明人黄灿、黄炜《重编嘉祐集纪事》云：“一夕余举老泉文相质，先生（马元调）为析大旨，笑曰：‘而亦以老泉为明允乎？非也。老泉，固子瞻号也。吾尝见子瞻墨迹矣，其图书记曰：‘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合为一章。且欧（阳修）、曾（巩）诸大家所为志铭哀挽诗具在，有号明允以老泉者乎？’余唯唯。然老泉之名，童而习之，一旦归之长公（苏轼），窃疑其别自有说。已而阅昔人辨证诸书，则所以纠此误者，援据详实，凡三四见，而叶少藁《燕语》更明列其故。叶、苏同时，当必不谬。已又检法书，至子瞻《阳羨帖》则向所称图书记，允已照耀碑版矣。”可见，认定老泉非苏洵，根据有三：（一）欧阳修、曾巩、张方平等苏洵同时代人，从未称苏洵为老泉；（二）与苏轼同时而略晚的叶梦得（1077—1148），则直接说苏轼晚年号老泉；（三）苏轼《阳羨帖》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图记可证。

大管家事，但别人有事，找他帮忙，他却很热心，反复而不厌。他轻财好施，荒年曾卖田来赈济邻里。丰收后，邻里要偿还债务，他却不收。他的陆地都种粟，又以稻换粟，用大仓储存，多至三四千石，人们都不知他储粟干什么。后来眉山遇荒年，他就用粟救济乡邻。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储粟？他说，粟性坚耐久，故广储以备荒年。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年却爱作诗，有诗数千首，上自朝廷州县之事，下至乡里谋生之意，皆见于诗。苏序也不信迷信。天禧五年（1021），盛传有神降眉州，叫茅将军。州人都很畏惧，修一大庙，塑一茅将军像，虔诚地祷告。苏序却带着二十多个村仆毁了神像，拆了庙屋。后来他去剑门，经过七家岭，又见一茅将军庙。苏序说：“妖神却在此为患耶！”又要率众毁庙。一庙吏向前迎拜道：“君非苏七君乎？某昨夜梦神泣曰：‘明日苏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苏七君，且为容恕，幸存此庙，俾窃食此土也。’”（据曾巩《苏序墓志铭》、李廌《师友谈记》等）其他人也来劝告苏序，苏序才没有毁七家岭的茅将军庙。所谓“梦神泣告”，显然是庙吏的“託词”；但苏序敢于毁神像，拆庙宇，却不能不说是他破除迷信的表现。

苏序有三子：苏澹、苏涣、苏洵。他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培养。四川经过五代、宋初的战乱，老百姓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更不用说读书。因此，在宋初数十年间，四川的文化衰落了，读书人很少，又安其乡里，不愿外出作官。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序却叫苏澹、苏涣认真读书，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在苏序的精心培养下，苏澹、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并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及第，外出作官，成为循吏。在苏涣之前，眉山孙堪已举进士，但未显而亡，影响不大。而苏涣的进士及第却在眉山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轼说：“天圣

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于是释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谢范舍人启》）苏辙说：苏涣“登科，乡人皆喜之，迎者百里不绝。”又说：“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还未出仕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伯父墓表》）曾巩说：“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多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苏序墓志铭》）——“蜀人荣之”，“乡人嗟叹，观者塞途”，“迎者百里不绝”，说明乡人对宋代眉山较早进士及第的苏涣的仰慕；“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释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说明了苏涣进士及第对家乡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苏涣进士及第这一年，眉山巨富程文应之子程浚亦同科进士及第。苏序和程文应对其子进士及第的反应迥然不同。程文应为迎接程浚高中归来，预先作了充分准备，并对苏序说：“公何不亦预为之？”苏序答道：“儿子书云：作官器用亦寄来。”苏序爱喝酒，常与村父蹲在地上高歌大饮。一天正大醉中，苏涣的封诰来了，并寄回外纓、公服、笏版、交椅等物。苏序醉中取过封诰，蹲着读了一遍，就把寄回的东西装在布口袋中，又把喝酒时剩下的牛肉也装在口袋中，叫一村童“荷而归”，自己也骑着小毛驴回城。城中人听说苏涣封诰到了，都赶出城来观看。看见一个村童挑着两个口袋回来，这就算接受封诰，“莫不大笑”。程文应知道后，也责备苏序“太简”。但是，正如苏轼后来所说：“惟有识之士识之。”苏序迎接封诰虽简率，但他内心很高兴。据苏轼说：“伯父初登第，太傅（苏序）甚喜，亲至剑门迎之。”（李廌《师友谈记》）

苏涣进士及第时，苏洵已经十六岁。正是在苏涣进士及第的影响下，苏洵也参加了下一届即天圣五年（1027）的进士考试，但未及第。

欧阳修^①《苏明允墓志铭》说：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二十七岁之后“岁余”，表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再不中”，说明苏洵在二十九岁之前还曾举进士；可惜欧阳修未明确交待苏洵初举进士的时间。但是，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

程、石、苏是当时眉山的三大家族，其后皆有人在外作官，并有姻亲关系。苏序有二女，长适杜垂裕，幼适石扬言，石扬言与石昌言为兄弟，故有“以亲戚故”之语。司马光^②《石昌言哀辞》说：“眉山石昌言，年十八举进士，伦辈数百人，昌言为之首，

①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进士及第，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支持范仲淹革新，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并积极培养后进，对北宋文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②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以反王安石变法著称。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用为宰相，尽废新法。著有《资治通鉴》等，是著名史学家。

声震西蜀。四十三乃及第。及第十八年知制诰，又三年以疾终。光为儿时，始执卷则知昌言名，已而同登进士第，与昌言游凡二十年。”考《司马文正公年谱》，司马光与石昌言“同登进士第”在宝元元年（1038），倒数四十三年，则石昌言当生于至道二年（996）；年十八举进士则当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于此可见：（一）“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昌言举进士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时苏洵五岁。（二）“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可见苏洵少年时代也曾为应试而学习。（三）旧时学“成”与否，一般当指是否科举及第。所谓“未成而废”，即指进士未及第而废学。石昌言于宝元元年（1038）进士及第，时苏洵年三十。设苏洵十八岁初举进士不中，到石昌言进士及第为十二年，与“后十余年，昌言进士及第”正合。苏洵在《祭亡妻文》中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予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这说明苏洵从十九岁结婚到二十七岁发愤苦读这段时间，皆“游荡不学”，再未参加进士考试。否则，其妻就不会“耿耿不乐”，忧其“泯没”了。据《宋史·仁宗纪》载：“天圣四年（1026）五月己卯，诏礼部贡举”；“五年（1027）三月戊申，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千七十六人。”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当属这次贡举。

苏洵初举进士不第返川之后，同程文应之女结了婚。在眉山程、石、苏三族中，程家最富。程氏之祖程仁霸，曾摄录事参军；父程文应，官大理寺丞；兄程浚与苏洵之兄苏涣同科进士及第。与程家比较起来，由于苏序好施舍，家财时而耗尽，生活并不宽裕。程氏由巨富之家来到相对比较贫寒的苏家，毫无傲慢或不满之状。苏洵的祖母“老而性严”，家里人走路，脚步重了，

都要受到呵斥。但年仅十八岁的程氏却能顺适祖母之意，得其欢心。有人对程氏说，你娘家不乏于财，以父母之爱，求其帮助，不会不答应，“何为甘此蔬粝，独不可以一发言乎？”程氏认为，她求助娘家父母，自然会得到资助；但为了不使人笑话苏洵，说他靠人资助才能养活其妻，她宁愿过“蔬粝”生活也不向娘家求助。她所唯一担忧的，是丈夫苏洵的“游荡不学”，将会一事无成。但程氏是一位沉静贤惠的女子，虽有这种忧虑，却从未向苏洵表露过。

当时不仅程氏为苏洵的前途忧虑，亲戚邻里也为此忧虑，只有其父苏序很放心。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苏序）纵而不问，乡党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曾巩《苏序墓志铭》说：“君之季子洵，壮犹不知书，君亦不强之。谓人曰：‘是非忧其不学者也。’”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先生（苏洵）其（苏序）季也，已冠，犹不知书。职方不教。乡人问其故，笑曰：‘非尔所知也’。”苏序对苏洵“游荡不学”的态度是“纵而不问”；人问其故，他或“笑而不答”，或说“非忧其不学”，甚至说“非尔所知。”苏序对苏澹、苏涣是“教训甚至”，为什么对苏洵却“不教”，“纵而不问”，并对其未来充满信心呢？这是因为苏序对苏洵很了解——他颇有壮志，不愿为声律句读之学所束缚；所谓“游荡不学”，对书本知识来说，固然是“不学”，但对社会知识来说，“游荡”也是一种学习，可增加同社会的接触，了解时弊；加之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曾巩《苏明允哀词》），只要他下决心静下来苦读，是不难“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后来曾说：“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苏序确实很了解苏洵

的特点，善于因材施教。

苏洵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的《忆山送人》诗，生动而又详尽地描述了他历次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情况。诗的开头六句总写他爱好游览祖国河山：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
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落拓者，不拘小节，豪迈放浪是也。落拓鞍马，纵目天下，浩然忘还等语，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少年苏洵的豪情。

接着描写了岷峨之游：

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远望未及上，但爱青若鬟。
大雪冬没胫，夏秋多蛇虺①。
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颜。
有路不容足，左右号鹿猿。
阴崖雪如石，迫暖成高澜。
经日到绝顶，目眩手足颠。
自恐不得下，抚膺忽长叹。
坐定聊四顾，风色非人寰。
仰面啜云霞，垂手抚百山。

① 虺，蛇之一种。

临风弄襟袖，飘若风中仙。

岷指岷山，位于四川北部川甘两省边境，沿岷江而下直至灌县青城山均属岷山山系。这里的岷山指青城山，诗末有“岷山青城县”一句可证。峨指峨眉山。这都是山势雄伟，峰峦挺秀的名山。这些山离苏洵的故乡眉山很近，晴朗的日子清晰可见。前四句写在家远望岷峨的景色，座座山峦如发髻一般。再八句写登山，这里冬天雪深，夏天蛇多，只有春天才敢爬山。由于山势险要，路不容足，只好小心谨慎地匍匐前进，一路上只听见鹿鸣猿啼。背阴一面白雪皑皑，终年积雪，雪冻得坚硬如石；当阳一面，积雪融化，树木葱茏，有如大海波澜。最后十句写登上绝顶后的感受，一面觉得两目昏眩，手足发抖，生怕无路可下；一面又感到云霞可啜，百山可抚，风吹襟袖，飘飘欲仙，似非人世。这样，既描写了岷峨高耸入云，又抒发了自己的舒畅心情。因青城山、峨眉山离眉山很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的苏洵，一定在二十七岁发愤苦读以前就曾去岷峨游山玩水，而且可能不止一次。

第二章 “年二十七始大发愤”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说：“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苏洵说自己“二十五岁始知读书”，欧阳修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是否矛盾呢？不矛盾，因为前者讲的是“始知读书”，后者讲的“始大发愤”，二者是程度不同的。苏洵真正“发愤”读书，是从二十七岁开始的。在他二十七岁时，一天深有感慨地对妻子程氏说：“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从苏洵这些话可以知道，他在二十七岁之前的“不学”，也并非完全因为在“游荡”，而且还因为他承担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这时，他的父亲苏序已年过六旬，而且一贯不大理家事；母亲史氏夫人，在苏洵二十四岁时已去世；大哥苏澹是一位读书人，身体似乎也不太好，在苏洵二十九岁时就死了；二哥苏涣在外作官，一家的生活重担很自然地落在苏洵肩上。从苏洵这席话也可看出他确实是志气非凡。一般人在二十七岁还没有读多少书，就不会在学业上追求了，但他却颇有信心地说：“吾自视，今犹可学。”而尤其可贵的是他的妻子程氏，毅然把生活重担接了过来，为苏洵发愤苦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她回答苏洵说：“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我欲言之久矣”，表明她早就希望苏洵能发愤苦读了；但学习必须靠自觉立志，如果因父母、妻子要求

自己读书而勉强应付，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取得成绩的。这大概就是苏序纵而不问和程氏欲言又忍的原因。现在苏洵既然自觉地立志苦读，程氏于是“罄出服玩饬之以治生，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程氏夫人这样一位好内助，苏洵是不可能成为“大儒”的。

苏洵二十七岁后，除“专志于学外”，还“谢其素所往来少年”，而“从士君子游”。苏洵从二十七岁发愤苦读，到三十七岁应制科试前，现在所可考知的苏洵交游的“士君子”有以下这些人：

（一）史经臣兄弟：史经臣，字彦辅，眉山名士，与苏洵齐名，屡试不第，终生未仕，潦倒以死。其弟史沆，字子凝，进士及第，官于临江（今江西清江），不知什么原因被捕入狱，不得志而死。苏洵和史彦辅结交是在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0）。两人性格完全不同，史彦辅性格豪迈粗放：“子以气豪，纵横放肆，隼击鹏鹗。奇文怪论，卓若无敌，悚怛旁观。忆子大醉，中夜过我，狂歌叫喧。”苏洵的性格却很沉静：“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终夕无言。”这样两位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怎么成了莫逆之交呢？就因为他们均有大志，心心相应：“他人窃惊，宜若不合，胡为甚欢？嗟人何知，吾与彦辅，心契忘颜。”

（二）眉州知州董储：董储，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宝元二年（1039）以都官员外郎知眉州。苏轼后来知密州，经过董储故居，曾作《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诗。可见董储知眉州期间，苏洵曾与他交游。

（三）陈公美：陈公美是眉山人，曾与苏洵结拜为兄弟，友谊

甚深：“饮食不相舍，谈笑久所陪。”（苏洵《答陈公美》）

苏洵还曾与张俞等人交游，下章再作论述。

苏洵二十七岁后虽然与士君子交游，发愤苦读，但走的道路仍然是少年时代的“属对声律”，以应付科举考试的道路。他本来不长于此道，对它不感兴趣，但为了应付考试又不得不学。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学问大进，但在二十九岁时再举进士，仍然不中。苏洵《忆山送人》的中间一部份，完整地记述了他这次因举进士，东出三峡，北上入京应试，落第后又西越秦岭返川的全过程。他先写荆渚之游道：

竭来游荆渚，谈笑登峡船。
峡山无平冈，峡水多悍湍。
长风送轻帆，瞥过难详观。
其间最可爱，巫庙十数巅。
耸耸青玉干，折首不见端。
其余亦诡怪，土老崖石顽。
长江浑浑流，触齧不可栏。
苟非峡山壮，浩浩无隅边。
恐是造物意，特使险且坚。
江山两相值，后世无水患。

前六句写长江水流湍急，着一拟人化的“悍”字，就把江水的狂暴概括无余了；“长风送轻帆，瞥过难详观”二句，更把我们带入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中六句主要写巫山十二峰，“耸耸青玉干，折首不见端”，正是峡中

所见景色。后八句是苏洵发的议论；浑浑长江，汹涌奔腾，势不可挡；若不是有坚如磐石的巫山为之屏障，这样大的江水定会浩无边际；汹涌的长江碰上雄壮的巫山，真是天设神造，可算大自然的杰作，配合得太巧妙了，以致苏洵发出了“江山两相值，后世无水患”的由衷赞美。接着他由水行改为陆行赴京：

水行月余日，泊舟事征鞍。
烂熯走尘土，耳聒目眇昏。
中路逢汉水，乱流爱清洲。
道逢尘土客，洗濯无瑕痕。
振鞭入京师，累岁不得官。

最后两句表明，他是为“得官”即参加进士考试而“入京”的。既然“累岁不得官”，即进士考试落第，他只好带着沉重的心情重返故乡：

悠悠故乡念，中夜成惨然。
《五噫》不复留，驰车走轘辕。

《五噫》指东汉梁鸿作的《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这首诗表现了对朝廷的失望和不满，后来诗文中多用“五噫”表示告退之意。苏洵这里用这个典故，也表现了他对宋王朝的失望，决心辞别帝京。苏洵在返川途中经过嵩山：

自是识嵩岳，荡荡容貌尊。

不入众山列，体如镇中原。

华山：

几日至华下，秀色碧照天。
上下数十里，映睫青嶙峋。

终南山：

迤迤见终南，魁岸蟠长安。
一月看山岳，怀抱斗以骞。

进入秦岭，更是一番特异景色：

渐渐大道尽，倚山栈夤缘①。
下瞰不测溪，石齿交戈铤。
虚阁怖马足，险崖摩吾肩。
左山右绝涧，中如一线慳。
傲睨驻鞍辔，不忍驱以鞭。
累累斩绝峰，兀不相属联。
背出或逾峻，远鹜如争先。
或时度冈岭，下马步险艰。
怪事看愈好，勤劬变清欢。
行行上剑阁，勉强踵不前。

① 夤缘：攀附而上。